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三十回 立新塾古剎延師 回故鄉禪林餞別

話說馬元龍到了禪堂，見陶同在座各謙遜就位。馬元龍道：「農事勿雜，未獲一敘。常思良誨卒無暇時，實令大雅見笑。」杜、李等尚未答話。陶同道：「者幾日申、李二位兄台，即欲南歸，大家正好暢敘，有麼說麼不必鬧者些酸款。」非也。豈可沒了本色。馬元龍道：「怎麼又成了酸款？」陶同道：「你進的門來，那些周旋話，便是酸款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者樣說來，總得從命了。」杜兩亭道：「倒也不錯。」申孝思道：「者麼著，反覺親熱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馬大哥久已不來，剛要來呢，弟又要回家，者莫非也是沒緣。」馬元龍道：「者也不敢說李大哥，莫非一去就不來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未來之事，難以預決。」馬元龍道：「弟有一事，者也不必商量的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何妨說說。」馬元龍道：「只緣村裡有幾個孩子，大有個造就頭。弟想大哥在此，也沒有甚麼事，雖沒有事盡作了些大費手的事。何不領略領略他們？」陶同道：「者個事，吾已經透過。」馬元龍道：「他二位兄台，要回家去，者不是罔談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弟即在此，亦不敢承當，世道人心，胥基於此，豈腐儒之可承當者。者點事非同小可。士責重大，先點儒冠誤人一筆。弟才料甚不見佳，焉能教訓子弟？」為館師者，聞之亦覺汗下否。陶同道：「要全像你者個不佳的材料，天下的人，全成了些舉人了。吾說別弄酸款，怎麼李大哥你又鬧起來？」李金華道：「者是真事，不是謙詞。你別看吾者功名，者和偷來的不差麼。」陶同道：「你得了，者是怎麼說起。」李金華道：「算了罷，莫說者個了，二位說是有幾個人狠可造就。是怎麼個可造就呢？」都像黃氏兄弟那樣，世上有幾個。陶同道：「者幾個孩子，內中就有馬大哥的兒子，可不是那個打仗鬧活的。戒之在門前已痛論，無庸再教。者是他二弟弟。」說到者裡，遂將馬樂孝的事，如此者般稱贊了一遍。又將黃氏兄弟述說一遍。至孝至弟，當萬古述說不已。馬元龍道：「者幾個孩子似乎不錯。」李金華、杜兩亭、申孝思俱稱贊不已。如此子弟，人皆樂得而教之，三人同贊，誤人者當為汗顏。陶同道：「還有一個贅角哩，姓許名順是個莊稼孩子。將根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貌像甚好，聽見說也有點悟性，也得算他一分，可是沒有大想頭。」李金華道：「甚麼大想頭？」陶同道：「束脩不多。」又要現原形。李金華道：「那不是小事麼，者幾位學生，甚屬可教。但恐弟力不及，反致誤了人家。」馬元龍道：「李大哥要說者個，他們不用唸書了。」元龍目中只有金華。李金華道：「者是麼話？那人上之人多的狠哩。」陶同道：「不容易得的狠哪。李大哥想想，怎麼樣罷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就是教的了，今年也不敢定局。總得家去一趟，回來再說。」陶同道：「既然回來，何妨定局呢？」馬元龍道：「者也耽誤不了大哥的工夫，弟意中將他四人，分到兩下裡。李大哥教兩個，申大哥教兩個。」他目中又有一人。申孝思搖手道：「那才不成哩。吾一個老荒疏，好麼連字都不認的了，莫點吾的名罷。」陶同道：「申大哥怎麼也有酸味。」申孝思道：「者也是餘味未退，雖然中式，還是免不了那點秀才氣。」說罷，合堂大笑。陶同道：「者麼說來，馬大哥與吾正該酸了？」馬元龍道：「莫要鬥笑，說正經的罷。李大哥、申大哥放個口號罷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既蒙高抬。」陶同忙道：「又要酸哪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不說那個就是了，定就定罷。」早說此話，豈不完了。申大哥也允了罷，你別說光奔修行，也造點罪。」館師不以入孝出弟教，人皆弟子之罪人也，隨口生嘲。作者皆有深意，閱者甚勿忽過。申孝思道：「吾要允了者個，罪可就造大了。」又點儒冠誤人一筆。李金華道：「大就大罷。」替人說痛快話，令延師者免得著急。陶同道：「你們老爺莫鬥者宗咳嗽。」馬元龍道：「二位大哥如此，先受弟一拜罷。」說罷欠身施禮。李金華慌忙拉住道：「者是做麼？剛僱成了先生，談笑中，我補僱先生一筆，皆作書者之章法，前後脈絡貫通處。就下定錢麼？」杜兩亭道：「雖然成了，還沒有說工錢哩。」李金華道：「甚麼工錢不工錢，就算定了罷。」陶同道：「二位兄台，還回家呀不回家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總得到家看看，明春即回。」申孝思道：「總得三月間，方能來到。」說罷，遂定了入學日期，乃是次年三月初九日。三月初九日，宜著眼。陶同道：「二位大哥幾時起身？」李金華道「初十罷。」馬元龍道：「來到了明天即是初九。今日暫且告辭，明天早會罷。」

說罷，馬陶二人告辭而去。到了次日過午，馬陶二人同來，並帶到旨酒桂肴，羅列案上。申李二人同道：「咱者些人何必如此，願意談談烹壺清茶，即可助興。詩情都為飲茶多，非俗了人可知。馬元龍道：「者就不成敬意了。」陶同道：「甚麼敬意不敬意，將酒燉暖，大家暢飲。」說著，杜李之僕人，即將酒燉好，拉開桌子，遂暢飲起來。自然說些閒話，行些酒令，飲至半酣，陶同道：「弟要獻醜，馬大哥何不也作兩句？與他二位送送行？」馬元龍道：「甚好，即請為先導罷。」陶同道：「如此討僱了，也得寫出來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總得寫出，大家欣賞。」陶同遂提筆寫出，遞與李金華，道：「見笑見笑。」李金華看過，杜兩亭道：「不用看了，念出來，大家領教領教。」李金華遂念道：

聞說諸君不日行，大家酣飲話離情。

只嫌夜短言難盡，怕有村雞報五更。

鴻雁南歸一字斜，勞他天上伴君車。

定然不憚徵途遠，敢冒風霜送到家。無限秋懷，情景兼到。

合席稱贊不已。馬元龍也寫了一首，遞與李金華。李金華看過，遂念道：

二公前日來，停居不久許。

在此雖不久，所施德澤普。

身未操其權，名壓眾宰輔。

今之從政者，苛政猛於虎。

願公獵於山，是虎皆被捕。

二公今日歸，相送到南浦。

攜手訂後約，後約屈指數。

至期應早起，遙望登高阜。

相見不愆期，歡悅無能語。

願公升於朝，治策由公舉。

朝登天子堂，暮灑蒼生雨。

將見天下風，居然復太古。一片慈雲，四海殷望。

念罷，大家又稱贊一回。杜兩亭道：「吾也得步之於後了。」亦寫出遞於李金華，李金華看畢，不覺悵然。陶同接過念道：

共酌曲生酒，不忍話別離。

明日板橋外，再訂隔年期。

送君君莫辭，多送君幾步。

願君向前行，不願君回顧。弦外餘音，悠揚不斷。

念罷，遂道：「杜大哥者詩，真是言盡而情不盡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弟拙作難成，無以言和，只好口占幾句罷。」說著，遂吟

道：

離句竟難成，無容染竹簡。

欲說去後心，怕墜手中盞。歌短情長，千秋感歎。

申孝思道「何必傷懷？聽著吾的。」遂吟道：

今日諸君可快哉，何妨酣飲暢襟懷。

明年三月花開後，破帽殘衫我又來。從敗興說到有興，甚得作詩之體。

合席聞之，不覺將一片離懷，置之耳後。飲酒中間，天已五鼓。李忠遂將行李收拾妥當，催趨起身。申李二人到了大殿，參見菩薩，噫，金華之參見菩薩也，誠非偶然矣，其心上自有一菩薩耳。向者談三教而示根源，利眾生而挽積弊，無一不可合菩薩之婆心。即無一不可對菩薩之慈面。而今也，禪堂拜別，欲去依依，是誠金華之不忍離菩薩時，正菩薩之不忍離金華時，亦當願金華常住善莊矣。否則祥雲遙護，定心心相送到家。遂告辭而走。眾人送他，步行十里有餘，始拱手而別。杜雨亭與馬陶二人，又瞻望一回，直等到不見蹤影，無計留君住，離魂去未回。江南春到早，桃李待栽培。方回善莊。申、李二人曉行夜住。一日到了一所城池，不知是何地方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人之為學，譬如築室。基址正，堂構始不傾頽；地勢寬，院落乃得門敞。大木地設矣，匠人斲而小之，則屈其特達之材焉；良工天成矣，棘薪刺而曲之，則枉其繩墨之巧焉。相需雖甚殷，相得方益彰。弟固擇師，師亦擇弟，猶之臣擇君，君亦擇臣也。馬元龍、陶同擬在古剎立塾，蓋深信不疑。覺非金華孝思，不足以成全子弟，故其延之也，決不容辭。而申、李二人，聞之諸弟子均堪造就，遂即首肯。其明年三月入學者，蓋欲隱示一杏壇之真宗。驅群弟子入春風帳中坐也。其定以初九者，易云：「初九，潛龍勿用。」蓋一晝開天，萬物資始，正教化之所由異，風俗之所由起，世道人心，胥於此時基之。全部金鍾，關鍵於此千秋道脈，造端於此。以此守先，即從此待後。潛者孔昭，勿用者將以大有所用也。然而知己相交，聚首則歡，分袂則悲。飲酒賦詩，競步唐韻，或空前而絕後，或邁古而冠今。讀其什自有贊賞不置者，又何需吾之嘖嘖多口也耶？

理注：

話說馬、陶，欲請申、李去黃宅馬宅設教，是內外客塵洗淨。用戒定慧，拴拄心猿意馬。精氣神，打成一片。丹經云：「得了一萬事畢。」儒雲：「私欲淨盡天理流行。」五人暢飲，是甘露灑心，玉液瓊漿，名為金液還丹。直至五鼓天明，送行南歸，是明心見性矣。

偈雲：

五人聚會觀音堂，暢飲玉液樂無雙。